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聖宋皇帝遺集卷之九十五 聖宋皇帝遺集卷之九十五

宋紀九十五

起昭陽單闕四月盡旃蒙大荒落十二月凡二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

宣和五年

遼保大三年金天輔七年九月後為天會元年

夏四月丁亥金主遣

宗望鄂囉襲遼主于陰山壬辰使楊樸齋誓書以燕京

及涿易檀順景薊六州來歸

攷異繫年要錄作檀順景薊四州案涿易二州宋人

自取此云六州者金人夸大其詞意在多得歲幣耳

遼耶律達寶

舊作大壁龍石今改

門東金都統鄂囉遣洛索

舊作婁室今改

等攻之生擒達寶耶

律糾堅

舊作九斤今改

聚眾與中府亦爲金人所破糾堅自殺

宗望鄂囉間遼主畱輜重于青塚以兵萬人圍之戊戌

遼太保特默格

舊作特冊哥今改

竊梁王雅里以遁秦王許王

諸妃公主從臣俱陷于金

攷異金史宗望傳作寧王雅里今從遼本紀作梁王

庚子童貫蔡攸入燕山府燕之金帛子女職官民戶爲

金人席卷而東損歲幣數百萬所得者空城而已或告

燕人曰汝之東遷非金人意也南朝畱常勝軍利汝田

宅給之耳燕人皆怨因說宗翰不當與南朝全燕宗翰

因欲止割涿易兩州金主曰海上之盟不可忘也異日

汝等自圖之王寅金宗望押燕山地圖至初欲令童貫

蔡攸拜受馬擴姚平仲其曉之乃已貫攸厚賂之而還
乙巳童貫奏撫定燕城丙午王黼等上表稱賀 戊
申金使楊璞同盧益趙良嗣等至齋國書并誓書以進
良嗣私語人曰只可保三年爾時上下皆知金必渝盟
而莫敢言 庚戌曲赦河北河東燕雲路時雲中路地
尚未得也而赦乃先及其後頗得武朔蔚三州尋復失
之兵端蓋自此始 辛亥童貫蔡攸自燕山班師金人
遣人招遼主歸附遼主荅書請和旣而金人部送遼之
族屬輜重東行遼主憤舉族見俘以兵五千餘決戰于
白水瀼宗望以千兵擊敗之遼主相去百步遁去獲其

子趙王實訥埒

舊作習泥烈今改

及遼主璽追二十餘里盡得

其從馬獻璽于行在

攷異金史本紀及宗望傳俱作傳國璽辨見前

金主大錄

諸帥功加賞焉遼主遣人送龜紐金印偽降宗望受之

視其文乃元帥燕國王之印也宗望復以書招之諭以

石晉北燕故事遼主遁入雲內徒御單弱特默格挾梁

王雅里馳赴之從者千餘人遼主慮特默格爲變欲誅

之責以不能盡救諸王將訊之杖劒召雅里問曰特默

格教汝何爲雅里對曰無它言乃釋之五月己未以

收復燕雲賜王黼玉帶進太傅總治三省事鄭居中爲

太保進宰執官二等童貫落節鉞進封徐豫國公蔡攸

爲少師趙良嗣爲延康殿學士居中自陳無功不拜

夏國主乾順遣使請遼主臨其國遼主從之中軍都統
蕭迪里等切諫不聽遂渡河次于金肅軍北遣使封乾
順爲夏國皇帝人情惶懼不知所爲迪里陰謂耶律元
直曰事勢如此億兆離心正我輩效節之秋不早爲計
柰社稷何乃共劫梁王雅里走西北部三日遂立爲帝
改元神歷以迪里爲樞密使特默格副之雅里性寬大
惡誅殺獲亾者答之而已自歸者卽官之金宗望趨天
德間夏人迎護遼主遼主已渡河乃遣書于夏使執送
遼主且許割地 左企弓等爲金部燕人東徙流離道

路不勝其苦過平州遂入城言于張穀曰左企弓不能
守燕致吾民如是公今臨巨鎮握彊兵盡忠于遼免我
遷者非公而誰穀遂召官屬議皆曰聞天祚兵勢復振
出沒漠南公若仗義勤王奉迎天祚以圖恢復先責左
企弓等叛國之罪而誅之盡歸燕民使復其業而以平
州歸宋則宋無不接納平州遂爲藩鎮矣卽後日金人
加兵內用營平之軍外籍宋人之援又何懼焉穀曰此
大事也當審畫以翰林學士李石明智召而問之石以
爲然遂拘兩府左企弓虞仲文曹義勇康公弼至灤河
西數其罪曰天祚播遷夾山不卽奉迎一也勸皇叔秦

晉王僭號二也詆訐君父降封湘陰三也天祚遣官來
議事而殺之四也檄書始至有迎秦拒湘之議五也不
守燕而降六也臣事于金七也括燕財以悅金八也使
燕人遷徙失業九也教金人先下平州十也爾有十罪
所不容誅企弓等無以對皆縊殺之仍稱保大三年盡
天祚像朝夕謁事必告而後行稱遼官秩旋以榜諭燕
人令各安堵如故田宅爲常勝軍所占者悉還之燕人
大悅往往南來至京師石改名安弼與三司使高履改
名黨者詣燕說王安中曰平州形勝之地張鼓文武全
才足以禦金人安燕境幸速招致毋令西迎天祚北合

蕭幹也安中浚納之令安弼黨赴闕以聞帝以手札付
詹度第令羈縻之而度促穀內附穀乃遣人持書來請
降王黼勸帝納之趙良嗣諫曰國家新與金盟如此必
失其歡後不可悔不聽良嗣坐削五階朝廷又聞遷民
得歸亟詔安中度加恤錄士大夫之可用者復百姓田
租三年穀間之大喜遂決策納款焉攷異張穀以平州
歸宋史在宣和五
年卽遼之係大三年也遼史繫於係大四年又云穀自
稱係大三年則作四年者誤也金史與宋史同今從之
乙丑詔正位三公立本班帶節鉞若領它職者仍舊
班著爲令 癸酉祭地于方澤 和勒博舊作同禽
保今攷南
寇燕地敗於景薊聞其眾奔潰耶律裕古澤舊作與古
哲今攷

等殺之奚人以次附屬於金金各置明安

舊作猛安今改穆昆

舊作謀克今改領之

六月壬午朔金主次鴛鴦濼

丙戌張

穀遣人詣安撫司納土金人間穀叛遣揀摩

舊作閼母今改將

騎二千來討穀率兵迎拒于營州金人以兵少不交鋒

而歸大書州門有今冬復來之語穀卽妄以大捷聞宣

撫司 乙未詔今後內外宗室並不稱姓 丙申金主

有疾還上京命宗翰爲都統昱及幹魯副之駐兵雲中

以備邊旋召皇弟安班貝勒

舊作諳班勃極烈今改

晨前赴行在

戊申領樞密院鄭居中卒以蔡攸領樞密院 秋七

月戊午以梁師成爲少保 童貫蔡攸歸自燕山頗失

帝意王黼梁師成遂薦譚稹爲宣撫是日起復稹爲河東燕山府路兼河北路宣撫使令駐河東交割金人所許山後之地已未詔童貫依前太師神霄宮使致仕

己酉金主次牛山宗翰還于軍中 庚午王黼等上尊

號曰繼天興道敷文成武睿明皇帝不允 八月辛巳

朔日有食之

攷異宋史作日當食不見遼史不書今從金史

乙未郭藥師大敗

蕭幹于峯山燕京旣陷幹就奚王府自立爲神聖皇帝

國號大奚改元天嗣時奚人饑幹出盧龍嶺攻破景州

又敗常勝軍張令徽劉舜臣于石門鎮陷蘇州寇掠燕城其鋒銳甚有涉河犯京師之意人情洶洶頗有謀棄

燕者童貫自京師移文主安中詹度郭藥師等切責之
已而安中命藥師擊破其眾乘勝窮追過盧龍嶺殺傷
大半從軍之家悉爲常勝軍所得招降奚渤海五千餘
人。生擒阿魯獲遼太宗尊號寶檢契丹塗金印等幹遁
去尋爲其部下巴爾達喀所殺傳首河間府詹度上之

乙未金主次渾河北皇弟安班貝勒晟率宗室百官
上謁 辛丑命王安中作復燕雲碑 壬寅太白晝見

戊申金主殂于行宮年五十六後上尊諡曰武元皇

帝廟號太祖太祖豁達大度知人善任人樂爲用舉兵

數年算無遺策遂成大業

攷異宋史徽宗紀宣和五年五月金主阿古達殂長編亦

云遼史天祚紀又竄入明年九月癸丑太祖喪至上京
皆誤也今從金太祖太宗紀
葬宮城西南寧神殿貝勒杲鄆王昂及宗峻宗幹率宗
親百官請安班貝勒晟正帝位不許固請亦不許宗幹
率諸弟以赭袍被屍體置璽懷中丙辰卽皇帝位己未
告祀天地 辛酉大饗明堂 丙寅金大赦中外改天
輔七年爲天會元年癸酉金主命發春州粟振降人之
徙于上京者戊寅詔諸明安振內地置乏 遼耶律達
實旣爲金人所擒臨戰輒以繩繫其背使爲前導是月
達實復亡歸于遼 冬十月乙酉雨木冰 壬辰金主
以空名宣頭百道給都統宗翰許以便宜從事 己亥

金上京僧獻佛骨金主卻之 壬寅罷諸路提舉常平
之不職者 是月京師地震 詔建平州爲泰寧軍以
張穀爲節度使世襲平州其屬衛甫趙仁彥張敦固皆
擢徽猷閣待制令李安弼齎詔還平州仍以金花牋御
筆付穀第令面授之 遼雅里初自立好取貞觀政要
及林牙耶律資忠所作治國詩令侍從讀之嘗命薄徵
於民曰民有卽我有否則民何以堪一時翕然稱之統
軍托卜嘉_{舊作撻不}等率眾來附自諸部繼至而雅里
日漸荒怠好擊鞠以特默格切諫而止尋以出獵過勞
病死蕭迪里爲亂兵所殺特默格附于金 十一月乙

卯以鄭紳爲太師 癸亥詔國子監刊印御注沖虛至
德真經頒之學者從祭酒蔣在誠等奏請也 丙寅幸
王黼第觀芝帝由便門過梁師成家復來黼第因大醉
不能語夜漏上五刻乃開龍德宮複道小門以過內侍
十餘人執兵接擁是夜諸班禁從皆集教場備不虞幾
至生變翼日猶不御殿半日人心少安 諸路漕臣坐
上供錢物不足貶秩者二十二人 丁卯王安中譚稹
加檢校少傅郭藥師爲太尉 壬申王黼子弟親屬推
恩有差 是月金遣宗望督揀摩攻平州會張穀聞朝
命將至大喜率官吏郊迎金人諜知之以千騎襲破平

州得朝廷所賜詔旨，穀挺身走欲閒道歸京師。其弟懷御筆將奔燕山，以其母爲金人所得，復往投之。而穀母及妻已爲金人所戮，并得穀弟所懷御筆。金人大怒，穀遁燕山。郭藥師留之，匿姓名，寄常勝軍中。金人累檄宣撫司取穀，宣撫司具奏朝廷。初，不欲發遣，金人索之益急。王安石取貌類穀者，斬其首與之。金人曰：「非穀也。」遂欲以兵攻燕。安中言：「必不發遣，恐啟兵端。」朝廷不得已，令安中縊殺之。函其首并穀二子，送于金。燕降將及常勝軍士皆泣下。郭藥師曰：「金人欲穀，卽與若求藥師，亦與之乎？」安中懼，因力求罷，召爲玉清寶籙宮使。以蔡靖

知燕山府張令徽等由是切齒而常勝軍亦解體矣
十二月辛巳金蠲民間貸息詔以咸州以南蘇復州以
北年穀不登其應輸南京軍糧免之 甲午金主詔曰
比聞民間乏食至有自鬻其子者其聽以丁力等耆賧
之是日以古論貝勒杲爲安班貝勒以宗幹爲古論貝
勒遣李靖來告哀 乙巳金使高居慶楊意來賀正旦
時以山後諸州請于金金主新立將許之宗翰自雲中
至言于金主曰先帝初圖宋協力攻遼故許以燕地宋
人旣盟之後復請加幣以求山西諸鎮先帝辭其幣而
復與之盟曰無匿遁逃無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人

累疏姓名索之而不肯遣盟未期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之所將有經略或難持久請勿與之金主遂遣使止以武朔二州來歸是歲秦鳳旱河北京東淮南饑遣官賑濟

六年

遼保大四年
金天會二年

春正月癸丑遣太常少卿連南夫伴

送金使歸國尋兼祭奠弔慰使甲寅金主以空名宣

頭五十銀牌十給宗望戊午置書藝所癸亥藏蕭

幹首于太社金以東京比歲不登詔減田租市租之

半庚午勒停人蔡條復朝奉郎提舉明道宮癸酉

御內東門爲金主旻成服 甲戌夏國稱藩于金金以

下寨以北陰山以南伊寶伊喇舊作乙室圖嚕舊作

改西之地與之丁丑金始自其京師至南京五十里

置驛 遼主趨都統瑪格軍金人來攻棄營北遁瑪格

被執瑪克實來迎驢馬馳羊又率部人防衛時侍從乏

糧數日以衣易羊至烏古迪里部以都點檢蕭伊蘇知

北院樞密使事封瑪克實爲神裕悅王 二月金詔護

遼帝諸陵有盜發者罪死庚寅給宗翰馬命賑新附之

民 己亥躬耕籍田 丙午詔自今非歷臺閣寺監監

司郡守開封府曹官者不得爲郎官卿監著爲令 尚

書左丞李邦彥以父憂去位 金宗翰乞濟師詔有司

選精兵五千給之丁未金主諭宗望曰凡南京留守及

諸閫員可選勲賢有人望者就注擬之具姓名官階以

聞

遼耶律約索

舊作遼設今改

等十人謀叛伏誅

三月己

酉朔以錢景臻爲少師

金遣使詣宜撫司索趙良嗣

所許糧二十萬石譚稹曰二十萬石不易致良嗣所許

豈足憑也遂不與金人大怒及舉兵亦以此爲辭 庚

戌金宗望請選良吏招撫遷潤來隰之民保山砦者從

之己未宗望以南京反覆凡攻取之計乞與知樞密院

事劉彥宗裁決之辛未夏國王李乾順進誓表於金

閏月戊寅朔金賜夏國誓詔 辛巳皇后親蠶 京師
河東陝西地震宮殿門皆搖動有聲河東陝西尤甚蘭
州諸山草木悉沒入地而山下麥苗皆在山上詔右司
郎中黃潛善案視潛善不以實聞帝意乃安遷潛善爲
戶部侍郎 夏四月己酉賑上京路西北路之降者及
新徙嶺東之人 癸丑賜禮部奏名進士及第出身八
百五人 丁巳起復李邦彥爲尚書左丞 戊午金以
所築上京新城名會平州 五月癸卯金使來告嗣位
癸未金主詔曰新降之民訴訟者眾今方農時或失
田業可俟農隙聽決 金人旣建平州爲南京未幾州

人擁都統張敦固據城抗拒是月揀摩克南京殺敦固
自得燕地悉出河北河東山東之力以往饋官軍率
十數石致一石纔一年三路皆困六月壬子詔西京淮
浙江湖四川閩廣摺置調夫各數十萬並約免夫錢每
夫三十貫委漕臣阻督之違者從軍法用王黼言也尋
又詔宗室戚里宰執之家及宮觀寺院一例均敷於是
徧率天下所得纔二千萬緡而結怨四海矣 秋七月
壬午金皇子宗峻卒太祖之嫡子也 丙戌金禁外方
使介冗從多者 戊子遣著作佐郎許亢宗等如金賀
嗣位 丁酉詔應係御筆斲罪不許詣尚書省陳訴改

正 王黼言頃得方士璣衡之書足以察七政甲辰詔
置璣衡所以黼及梁師成領之 遼主旣得耶律達實
兵及居烏迪里部又得瑪克實之兵自謂有天助再謀
出兵收復燕雲達實諫曰向以全師不謀戰備使舉國
皆爲金有國勢至此而方求戰非計也當養兵待時而
動不可輕舉遼主不從達實遂殺知北院樞密事蕭伊
實及博勒果自立爲王率鐵騎三百宵遁 遣校書郎
衛膚敏如金賀生辰膚敏言金生辰後天寧節五日今
未聞彼遣使而吾反先之於威重已闕萬一金使不至
爲朝廷羞請至燕而俟之脫若不來則以幣置諸境上

帝以爲然泊至燕山金使果不來遂置幣而返遼主
在夾山金人欲取之以力不能入夾山爲悵遼主畏宗
翰在西京扼其前久不敢出俄間宗翰還上京洛索代
領軍事遂率諸軍出夾山下瀋陽嶺取天德東勝軍寧
遼雲內等州南下五州如履無人之境洛索忽以大兵
扼其歸路急擊之遼眾大潰夏人舉兵侵武朔二州
地界宣撫使譚稹遣李嗣本禦之兵數交夏人未卽退
聽金人怨朝廷納張穀又以稹不給糧遂攻蔚州殺守
臣陳詡陷飛狐靈邱兩縣遂應州守臣蘇京等絕山後
交割意朝廷咎稹摺置乖方童貫蔡攸又其排稹八月

乙卯責授稹順昌軍節度副使致仕以童貫領樞密院
代其任 遼主之在夾山也帝欲誘致之始遣一番僧
齋御筆絹書通意及遼主許允遂易書爲詔許待以皇
弟之禮位燕越二王上築第千間女樂三百人遼主大
喜貫是行出太原名爲代稹交割山後地土實以密約
遼主來降自往迎之也遼主欲來奔慮南朝不足恃遂
直趨山陰國舅詳袞舊作詳
穩今改蕭托卜嘉舊作撻不
也今改降于
金 壬戌以復燕雲赦天下 九月乙亥以白時中爲
特進太宰兼門下侍郎李邦彥爲少宰兼中書侍郎
辛巳大饗明堂 丁亥以趙野爲尚書左丞翰林學士

承旨宇文粹中爲尚書左丞開封府尹蔡懋同知樞密院 庚子遣校書郎賀允中等如金賀正旦 庚寅金使布密古等來致遺留物 冬十月甲子金以泰州秋潦發寧江州粟以賑之丙寅命運米五萬石于廣寧以給南京潤州戊卒 庚午金使來賀正旦 御筆道官可自大夫以上共帶職人並令封至朝官許蔭贖私罪爲官戶 詔有收藏習用蘇黃之文者並令焚毀犯者以大不恭論 癸酉詔內外官並以三年爲任治績著間者再任 遼主在陰山從者不過四千戶步騎纔萬餘猶納圖魯卜

舊作突不呂今改

部人額格之妻以額格爲本

部節度使 十一月丙子太傅王黼致仕黼位元宰母
陪山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笑取悅太子聞而惡
之黼以鄧王楷有寵陰爲畫奪宗之計未成會帝幸其
第觀芝而黼第與梁師成連牆穿僂門往來帝始悟其
與師成交結狀還宮眷待頓衰李邦彥素與黼不協陰
結蔡攸共毀之會中丞何桌奏黼姦邪專橫十五事遂
命致仕其黨胡松年等並免官 太白晝見 自蔡京
以豐亨豫大之說勸帝窮極侈靡久而帑藏空竭言利
之臣殆析秋豪宣和以來王黼專主應奉括剝橫賦以
羨爲功所入雖多國用日匱至是宇文粹中上言祖宗

之時國計所仰皆有實數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司妄耗百出若非痛行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後帝然其言丙戌詔蔡攸就尚書省置講議財利司除茶法已有定制餘竝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事干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由是不急之物無名之費頗議裁省 壬辰詔監司擇縣令有治績者保奏召赴都堂審察錄用毋過三人 童貫遣馬擴知保州辛興宗使宗翰軍擴等至雲中府會宗翰已歸國雷洛索權元帥遣人來論庭參擴辭以見人臣無此儀洛索曰譚宣撫時使人庭參我擴曰譚稹以凡庸不知故常爲朝廷

所黜數往返辨論最後洛索遣高慶裔來曰二觀察既執舊儀此亦暫權元帥不敢輒見所言交山後事以國相詣闕不敢專兼兩朝誓書各不收納叛亡貴朝先失約雖山後亦難以優交擴曰職官富戶逃歸燕京乃張穀之罪本朝已斬首函送其餘民戶多隱山谷間已見者相繼遣前未見者方行梏捕如貴朝言山後別無經略及交蔚州復縱軍馬攻取若大國每如斯則兩朝和好何時可成慶裔曰山後疆土已許諒不食言但貴朝亦許常敦信誓前索職官民戶繼踵發來事無不遂也卽以牒遣使人回貫詢擴入境所見擴曰金人訓習漢

兒鄉兵增飛狐靈邱之戍數指言張穀邀索職官民戶
實有包藏願太師速營邊備貫不能用 遼主從行者

舉兵亂護衛太保蕭仲恭

本名蘇哲舊作木者

等擊敗之仲恭性

恭謹能披甲超橐駝其母梁宋國大長公主道宗季女
也自青塚逃歸至是以馬乏不能進謂仲恭兄弟曰汝
等盡節國家勿以我爲念遼主傷之命仲恭之弟仲宣
畱侍公主仲恭從遼主西奔公主尋爲金所獲 十二

月甲辰朔詔太師致仕蔡京領講議司聽就私第裁處
仍免僉書毋致勤勞 詔百官遵行元豐法制 癸亥

蔡京落致仕領三省事五日一赴朝請至都堂治事王

黼旣罷白時中李邦彥作相京黨閥然以爲宰相望輕
朱勔因力勸用京帝從之京至是凡四當國年已八十
目盲不能書字足蹇不能拜跪凡京所判皆季子條爲
之仍代京禁中奏事于是肆爲姦利賞罰無章條妻兄
韓梈者驟用爲戶部侍郎密與謀議貶逐朝士殆無虛
日條每造朝侍從以下皆迎揖咕嚕耳語堂吏數十人
抱文書以從遣使四出誅求採訪喜者令薦之否則劾
之中外搢紳無不側目先是王黼領應奉司總四方貢
獻之物以示權寵條復效之剗置宣和庠式貢司中分
諸庫如泉貨幣帛服御王食器用等皆其名也上自金

玉下及蔬茹無不籠取元封大觀庫及推貨務見在錢
物皆拘管封椿爲天子私財時中邦彥等奉行文書而
已時河北山東轉糧以給燕山民力疲困重以監額
科斂加之連歲凶荒於是饑兵竝起爲盜山東有張萬
仙者眾至十萬又有張迪者眾至五萬河北有高託山
者號三十萬自餘二三萬者不可勝數命內侍梁方平
討之都城中酒保朱氏女忽生髭長六七寸特詔度
爲道士遼置二總管府

七年

遼保大五年
金天會三年

春正月癸酉朔詔赦兩河京西流民

爲盜者仍給復一年戊子金同知宣徽院事韓資正

新元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加尚書左僕射為諸官都部署。癸巳詔罷諸路提舉
常平官屬有罪當黜者以名聞仍令三省修已廢之法

遣禮部員外郎邵博送伴金使 党項舒和倫舊作小解

祿今改遣人請遼主臨其地遼主遂趨天德過沙漠金兵

忽至遼主徒步出走近侍進珠帽卻之乘張仁貴馬得

脫臣放異北征紀實云舒和倫者天德雲中閒一族帳舊

其失國虧其臣節尼雅滿自討之一舉殺舒和倫破其

族帳蕩然無遺種遂擒其子宗屬獨天祥逸去

不見案天祥奔舒和倫時已無所至天德遇雪無禦寒
謂后妃諸子宗屬矣今從遼史

具護衛太保蕭仲恭以貂裘帽進途次絕糧仲恭進麩
與棗欲憩仲恭即跪坐倚之假寐仲恭輩惟留冰雪以

濟饑過天德至夜將宿田家給曰似騎其家知之乃叩馬首跪而大慟潛宿其家居數日嘉其忠遙授以節度使遂趨党項以舒和倫為西南面招討使總知軍事

二月甲辰復置鑄錢監詔御史察賊吏己酉雨木

冰庚戌詔京師運米五十萬斛至燕山令工部侍郎

孟揆親往措置壬戌遼主行至應州新城東六十里

為金將洛索所執遼主被執後所上也北征紀實云金

人於朔州武州境上分兵布三百里有一人馳駿馬手要牽二馬望北馳去騎兵圍之即自白曰我天祥也騎兵將加執縛猶左右顧叱曰爾敢縛天子邪尼雅因使拜阿古達像而送至全國案黑龍江有洛索碑具言擒遼天祥事是擒天祥者乃洛索遼主之在夾山也帝數而非尼雅滿也今參川遼金史

賈至台直監卷之二

遣使誘之往來皆由雲中金人盡知其事及其走舒和
倫帳中金人以未得天祚遣使謂童貫曰海上元約不
得存天祚彼此得卽殺之而中國違約招徠今又藏匿
不出我必欲得天祚也貫辭以無有又遣使迫促語大
不遜貫不得已遣諸將出境上按之曰若遇異色目人
不問優殺以授使人會金人自得天祚事乃息 壬申
京東轉運副使李孝昌言招降羣盜張萬仙等五萬餘
人詔捕官犒賞有差 初耶律達實北行三日過黑水
兒白達勒達詳袞崇烏魯舊作牀吉
見今改崇烏魯獻馬四百
馳二十羊若干西至哈屯舊作可
敦今改城駐北庭都護府會

西鄙七州及十八部王諭之曰我祖宗艱難初業歷世
九主歷年二百金以臣屬逼我國家殘我黎庶屠翦我
州邑使我天祚皇帝蒙塵于外日夜痛心疾首我今仗
義而西翦我仇敵復我疆宇惟爾孤庶亦有思共救君
父濟生民之難者乎遂得精兵五萬餘於是置官吏立
排甲具器仗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先遣
書同鵠王必勒哈舊作畢勒哥今改曰吾與爾國非一日之好
今我將西至大會假道爾國其勿致疑必勒哈得書卽
迎至邸大宴三日臨行獻馬馳羊願質子孫爲附庸送
至境外所過敵者勝之降者安之兵行萬里歸者數國

獲財畜不可勝計軍勢日盛至塔什干舊作尋思西域

諸國舉兵十萬號呼拉沙舊作忽爾來拒戰兩軍相望

二里許諭將士曰彼軍雖多而無謀攻之則首尾不救

我師必勝乃遣蕭額哩埒舊作幹里耶律松山等將兵

攻其右蕭蘇拉布舊作刺阿耶律穆蘇舊作木等將兵

攻其左自以振攻其中三軍俱進呼拉沙大敗僵屍數

十里駐軍塔什干凡九十日回國國王來降貢方物又

西至奇爾愛雅舊作起爾文武百官冊立達實為帝以

是月五日即位攷異西遼立國沙漢幾九十年其傳授

見其略它書別無可參證但史稱達實以甲辰歲二月五日即位以理揆之必非其實錢竹汀嘗辨之云案天

改換 乙丑罷減六尚處貢物 是月寶文閣待制劉
安世卒安世少從學於司馬光平居坐不傾倚書不草
率不好聲色貨利忠孝正直皆取則於光除諫官在職
累年正色立朝其面折廷諍或逢盛怒則執簡卻立俟
威少霽復前抗辯劾列者見之蓄縮悚汗目之曰殿上
虎年既老羣賢凋喪略盡歸然獨存以是名望益重梁
師成用事心服其賢求得小吏吳默常趨走前後者使
持書略以卽大用默因勸爲子孫計安世笑曰吾若爲
子孫計不至是矣且吾廢斥幾三十年未嘗有一點墨
與權貴吾欲爲元祐全人見司馬光於地下耳還其書

不荅蘇軾嘗評元祐人物曰器之真鐵漢器之安世字也 秋七月庚午朔詔士庶毋以天王君聖爲名字

壬申金禁內外官宗室毋私役百姓己卯金主詔權勢之家毋買貧民爲奴其脅買者一人償十五人詐買者一人償二人杖一百甲申金括南京官豪收馬以等第取之分給諸軍 是月熙河蘭州河東地震熙河有裂數十丈者蘭州尤甚倉庫皆浸 河東義勝軍叛 八月癸卯金西南北都統鄂囉以遼主延禧至來流河甲辰告于太祖廟丙午見金主遂降封爲海濱王以蕭仲恭爲忠甚加禮遇 壬子金主命有司揀閱善射勇健

之士以備南伐時宗望言于金主曰宋人不還戶口且
間泊軍燕山苟不先之恐爲後患旣而宗翰亦以爲言
故南伐之策宗望實啟之 九月壬辰金使李孝和等
以天祚成擒來告慶詔宇文虛中高世則館之其實金
將舉兵先使來覘也時河東秦宗翰至雲中頗經營南
下詔童貫再行宣撫貫旣受詔未卽行會張孝純奏金
人遣小使至太原欲見貫旣議交割雲中地帝頗信之
詔趣貫行無畱乙未詔吉州安置鼎山復朝散郎乘驛
赴闕時金人欲伐中原其謀已洩懼我爲備且揣知我
必欲雲中故多爲好辭以給我然諜報已詳于是預謀

雲中守蔡攸乃薦山遂召之 是月有狐升御榻而坐
又有都城外鬻菜夫至宣德門下忽若迷罔釋荷擔向
門戟手且言云太祖皇帝神宗皇帝使我來道尚宜速
改也邏卒捕之下開封獄一夕方省初不知向者所爲
乃于獄中殺之 清化縣榷鹽場申燕山府言金人擁
大兵前來劫掠居民焚毀廬舍時宣撫使蔡靖與轉運
使呂頤浩李與權等修葺城隍團結人兵以爲守禦之
備使鉅脾馬入奏兼關合屬去處而大臣謂郊禮在近
匿不以聞恐礙推恩奏薦事 擢置未晚但以大事委
邊臣而已 冬十月己亥賜金告慶使李孝和等宴

甲辰金主詔諸將南伐以安班貝勒果兼領都元帥貝

勒宗翰兼左副元帥先鋒經略使完顏希尹爲右監軍

左金吾上將軍耶律伊都爲右都監自西京入太原以

六部路軍帥達蘭舊作撻懶今改爲六部路都統舍音舊作糾也今改

副之宗望爲南路都統揀摩副之知樞密院事劉彥宗

兼領漢都統自南京入燕山路時金人部署已定而舉

朝不知遣使往來泄泄如平時 金建太祖廟于西京

辛亥賜曾布謚曰文肅 戊午罷京畿和糴 十一

月乙亥遣使如金同慶 童貫至太原馬擴辛興宗復

詣雲中使宗翰軍論以得旨且交蔚應飛狐靈邱餘悉

還金仍覘其國有無南侵意擴等至軍前宗翰嚴兵以待趣擴等庭參如見金主禮禮畢首議山後事宗翰曰先帝與趙皇交好各立誓書萬世無毀不謂貴朝違約陰納張穀收燕京逃去官民本朝屢牒追還第以虛文見給今當略辨是非擴曰本朝緣譚稹昧大計輕從張穀之請上深悔之願國相存舊好不以前事置冑中乞且交蔚應飛狐靈邱之地宗翰笑曰汝尚欲此兩州兩縣耶山前山後皆我家地復何論汝家州縣消數城來可贖罪也汝輩可卽辭吾自遣人至宣撫司矣金人自擒天祚之後欲南下意尚猶豫會隆德府義勝軍二千

人叛降于金。具言中國虛實。又易州常勝軍首領韓民義怨守臣辛綜率五百餘人見宗翰曰。常勝軍惟郭藥師有南向心。如張令徽劉舜臣之徒。以張穀故皆缺望。由是劉彥宗耶律伊都輩力勸金人言南朝可圖。仍不必用眾。因糧就兵可也。故宗翰決意南伐。而有是言翼日館中供具甚厚。薩里穆爾笑謂馬擴曰。待使人止此回矣。金宗望請于金主曰。揀摩於臣爲叔父。請以揀摩爲都統。臣監戰事。金主從之。以宗望監揀摩。劉彥宗兩軍戰事。丙戌祀圓丘。赦天下。庚寅以保靜軍節度使种師道爲河東河北路制置使。十二月戊戌金

人破檀州 已亥馬擴等自雲中回至太原以宗翰所言告童貫驚曰金人初立國遽敢作如許事擴曰北人淡憾本朝結納張穀又爲契丹亡國之臣所激必謀報復擴固嘗闢白獨未蒙信聽耳今猶可速作隄防然貫先已陰懷遁歸意矣 金人破薊州朝廷以故事遣吏部員外郎傅察迎金賀正旦使於玉田縣時金已渝盟或勸毋遽行察曰受使以出間難而止若君命何遂行遇宗望促之使拜白刃如林或捽之伏地衣袂顛倒愈植立不顧曰我有死而已剝不可屈也遂殺之察堯俞從孫也倉卒殉義將官武漢英識其屍焚之裹其骨命

虎翼卒沙立負以歸立至涿州金人得而繫諸土室凡
兩月伺守者怠毀垣出歸以骨付其家 壬寅金使王
介儒薩里穆爾至太原出所齎書說張穀渝盟等事其
語倨甚童貫厚禮之曰如此大事何不素告我薩里穆
爾曰軍已興何用告爲國相軍自河東路入太子軍自
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傳檄而定耳馬擴曰兵凶器天
道厭之貴朝滅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渝盟舉兵
相向豈不顧南朝積累之國若稍飭邊備安能遽敵邪
薩里穆爾曰國家若以貴朝可憚則不長驅矣移牒且
來公必見之莫若遣童大王速割河東河北以大河爲

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誠報國也貫聞之憂慙不知所爲
卽與參謀宇文虛中等謀赴闕稟議知太原府張孝純
止之曰金人渝盟大王當會諸路將士竭力支吾今大
王去人心必搖是棄河東與金也河東旣失河北豈可
保耶願少畱共圖報國兼太原地險城堅人亦習戰未
必金便能克也貫曰貫受命宣撫非守土也必欲畱貫
置帥臣何爲乙巳遂逃歸京師孝純歎曰平生童太師
作幾許威望及臨事乃蓄縮畏懦奉頭鼠竄何面目見
天子乎 初郭藥師與詹度同職自以節鉞欲居度上
度以御筆所書有序不從常勝軍士橫暴度不能制朝

廷慮其交惡命蔡靖代度靖至坦懷待之藥師亦重靖
稍爲抑損而知燕山府王安中但諂事之宰相亦曲徇
其意所請無不從于是良械精甲藥師令其部曲持以
貿易于它道爲奇巧之物以奉權貴官侍譽言日間於
帝遂專制一路增募兵號三十萬而不改契丹服飾朝
論頗以爲疑慮進拜太尉召之入朝藥師辭不至帝令
童貫行邊陰察其去就欲挾之偕來貫至藥師迎于易
州再拜帳下貫避之曰汝今爲太尉位視二府與我等
耳此禮何爲藥師曰太師父也藥師唯拜我父焉知其
它貫釋然遂邀貫視師至於迴野略無人迹藥師下馬

當貫前掉旗一揮俄頃四山鐵騎耀日莫測其數貫眾皆失色歸爲帝言藥師必能抗北蔡攸亦從中力主之謂其可倚故內地不復防制屢有告變及得其通金國書宰相輒不省詹度亦言藥師瞻視非常趨向懷異始詔遣官究實而金兵已南下宗望至三河靖遣藥師及張令徽劉舜仁帥師四萬五千迎戰于白河敗績而還宗望至燕山藥師率軍郊迎之執靖及都轉運使呂頤浩副使李與權以降于是燕山府所屬州縣皆爲金有宗望旣得藥師益知虛實因以爲鄉導懸軍深入矣初宣撫司招燕雲之民置之內地如義勝軍等皆山後

漢兒也實勇悍可用其在河東者納十萬餘人官給錢米雖諸司不許支用者亦聽之久之倉廩不足以饑而怒官軍又輒罵辱其心益貳俟釁且發至是金人南侵朔武之境朔州守將孫翊者勇而忠出與之戰未決漢兒開門獻于金至武州漢兒亦爲內應遂失朔武長驅至代州守將李嗣本率兵拒守漢兒又擒嗣本以降遂破代州及至忻州州守賀權開門張樂以迓之宗翰大喜下令兵不入城 己酉知中山府詹度奏金人分道南下是月連三奏至京師朝廷失色 辛亥金宗望引兵向關令所過州縣毋得擅行誅戮 乙卯宗望攻保

州安肅軍不克 丁巳皇太子除開封收罷修蕃衍北
宅令諸王子分居十位 戊午金人圍中山府詹度禦
之 是日皇太子入朝賜排方玉帶排方玉帶非臣下
所當服也帝時已有內禪意矣 己未下詔罪已其略
曰言路壅蔽導諛日聞恩倖持權貪饕得志搢紳賢能
陷于黨籍政事興廢拘于紀年賦斂竭生民之財戍役
困軍伍之力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酷樵已盡而謀
利者尚肆誅求諸軍衣糧不時而充會者坐享富貴災
異譴見而朕不悟眾庶怨懟而朕不知追惟已愆悔之
何及詔宇文虛中所草也又令中外直言極諫郡邑率

師勤王募草澤異才有能出奇計及使疆外者諸局及
西城所見管錢物竝付有司其拘收到元係百姓地土
竝給還舊佃人減掖庭用度侍從官以上月廩罷道官
并宮觀撥賜田土及大晟府教樂所行幸局采石所凡
釐革弊端數十事詔草旣進帝覽之曰一一可便施行
今日不吝改過虛中再拜泣下同列尚有猶豫者初童
貫得金茹越寒牒及開拆乃檄文言多指斥貫不敢奏
至是詔草數改易未欲下也李邦彥謂不若進此以激
聖心從之帝果涕下無語但曰休休內禪之意遂決
遣通直郎李鄴使金告以將內禪且求和初童貫旣歸

自太原金人又遣兩使來大臣不敢引見帝遂勅小使
之禮令大臣見之於尚書省廳事纔就位遂大聲曰皇
帝已命國相與太子郎君弔民伐罪大軍兩路俱入白
時中李邦彥與蔡攸等俱失色不敢荅徐問如何可告
緩師者使人因大言曰不過割地稱臣耳大臣又俱失
色不敢荅遂議厚其禮而遣之攸弟條說攸曰此覘我
耳宜以行人失辭而斬其使而使彼罔測不然且囚之
不可使知吾情實攸不聽蓋與執政議恐激其兵之速
也鄴奉使勾金三萬兩而朝廷頗難之遂出祖宗內帑
金甕二各五十兩命書執局銷銘爲金字牌子以授鄴

先是有旨幸淮浙詔集從臣赴都堂問計給事中直學
士院吳敏入對于玉華閣下曰願請閒帝顧羣臣少卻
立敏曰金人渝盟陛下何以待之帝蹙然曰柰何時東
幸計已定詔除戶部尚書李梈守建康敏率給舍詣都
堂曰朝廷優爲棄京師計何左也此命果行雖死不奉
詔梈遂罷行及太子除開封牧帝去意益急敏於是奏
曰聞陛下巡幸之計已決有之乎帝未應敏曰以臣計
之今京師聞金大入人情震動有欲出奔者有欲守者
有欲因而反者以三種人共守一國必破帝曰然柰何
敏曰陛下定計巡幸萬一守者不固則行者必不達帝

曰正憂此敏曰陛下使守者威福足以專用其人則守必固守固則行者達矣帝稍開納敏曰陛下能定計事當不過三日過三日守者勢未定威福未行金人至無益也時金已越中山而南計程十日可至畿甸故敏以三日爲期帝嘉許敏遂以劄子薦太常少卿李綱曰綱明雋剛正忠義許國自言有奇計長策願得召見蓋綱嘗在敏家爲敏言上宜傳位如天寶故事與敏意合故薦之帝令綱來日候對于文字外庫先是綱上禦戎五策曰正己以收人心聽言以收士用蓄財穀以足軍儲審號令以尊國勢施惠澤以弭民怨因謂敏曰敏勢猖

獼非傳位太子不足以招徠天下豪傑敏曰監國可乎
綱曰肅宗建號之義不出於明皇後世憎之主上聰明
仁恕公言萬一得行將見金人悔禍宗社底寧天下受
其賜翼曰復刺臂血上疏請之帝乃除敏門下侍郎輔
太子謂蔡攸曰我平日性剛不意金人敢爾因握攸手
忽氣塞不省墜御床下宰執亟呼左右扶舉僅得就宣
和殿之東閤羣臣共議一再進湯藥俄少蘇因舉臂索
紙筆書曰皇太子可卽皇帝位予以教主道君退處龍
德宮可呼吳敏來作詔敏承命以詔草進帝左書其尾
曰依此甚慰懷以字文虛中爲休和殿大學士河北東

路宣諭使虛中初爲童貫參議官以廟謨失策主帥非人將有納侮自焚之禍上書極言王黼大怒又累建防邊策議皆不報及金兵南下虛中隨貫還朝勸帝下罪己之詔以感動人心至是召熙河經略使姚古秦鳳經略使种師道令以本路兵會鄭洛外援河陽內衛京城遂命虛中宣諭使護其軍虛中以檄召古師道令直赴汴京應援庚申下詔內禪皇太子卽位於福寧殿 辛酉如御崇政殿太宰白時中率百官入賀日有五色暈挾赤黃珥又有重日相盪摩久之乃隱尊帝爲教主道君皇帝 是日金人攻慶源府 壬戌大赦天下常赦

所不原者咸除之百官進官一等賞諸軍有差翰林學士王孝迪實草赦文而不著上自東宮傳位之意四方多以爲疑士論非之立妃朱氏爲皇后以耿南仲僉書樞密院事南仲帝東宮舊僚也癸亥詔遣何灌將兵二萬同梁方平守濬州河橋以金兵漸逼故也軍士行者往往上馬輒以兩手捉鞍不能施放人皆笑之甲子太學生陳東等伏闕上書乞誅蔡京王黼童貫梁師成李彥朱勔六賊大略言今日之事蔡京壞亂于前梁師成陰謀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結怨于東南王黼童貫又從而結怨于一二國敗祖宗之盟失中國

之信勅開邊隙使天下危如絲髮此六賊異名同罪伏願陛下擒此六賊肆諸市朝傳首四方以謝天下是月金宗望破信德府宗翰圍太原府詔京東淮西募兵入衛燕山都監武漢英從宗望南伐見金得中國人皆不殺行將至真定漢英說之曰某猶不知大國用兵之意況中國之人乎是宜其不降今睹所擒獲皆不殺人安得戶曉謂如某等使得諭之則河北堅城可不戕而下也宗望喜乃多出文榜命漢英出塞俾誘諭諸漢英遂徑走闕下具以其情告于朝曰金人之謀淺矣謂中國獨西兵可用耳今以宗翰一軍下太原取洛陽要

絕西兵援路且防天子幸蜀宗望一軍下燕山眞定直
搯東都二軍相會而後逞其大欲未知何以禦之時方
內禪而漢英適至大臣憤眊益猶豫戰避之議皆未決
丙寅上道君皇帝尊號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居龍
德宮皇后曰道君太上皇后居擯景西園上皇將出居
龍德宰執率百官起居皆慟哭上皇亦出涕因諭羣臣
曰內侍皆來言此舉錯浮議可畏吳敏曰言錯者誰願
斬一人以厲其餘上皇曰眾雜至不可記也又曰皇帝
之上豈容更有它稱乃有欲稱嗣君者仍密諭李邦彥
曰師成也乃以邦彥爲龍德宮使蔡攸副之詔改明

年元曰靖康 太常少卿李綱上封事言陛下履位之初當上應天心下順人欲攘除外患使中國之勢尊誅鋤內姦使君子之道長以副太上皇帝付託之意乙丑召對于延和殿翼日除兵部侍郎綱初得覲帝迎謂曰卿頃論水災章疏朕在東宮見之至今猶能誦憶綱敘謝訖因奏曰今金兵先聲雖若可畏然間有內禪之意事勢必消縮請和厚有所邀求於朝廷臣竊料之大槩有五欲稱尊號一也欲得歸朝人二也欲增歲幣三也欲求犒師之物四也欲割疆土五也欲稱尊號如契丹故事當法以大事小之意不足惜欲得歸朝人當盡以

與之以示大信不足惜欲增歲幣遂告以舊約全歸燕
雲故歲幣視遼增兩倍今既背約自取之則歲幣當減
國家敦示舊好不校貨財姑如元數可也欲求犒師之
物當量力以與之至於疆土則祖宗之地子孫當以死
守不得以尺寸與人願陛下畱神於此數者執之至堅
勿爲浮議所搖可無後艱也并陳所以禦敵固守之策
帝皆嘉納之遂有此命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建寧府知府韓公...
建寧府知府韓公...
建寧府知府韓公...
建寧府知府韓公...

宋紀九十六

起柔兆敦牂正月
盡六月凡六月

欽宗恭文順德仁孝皇帝

諱桓徽宗長子母曰恭
顯皇后王氏元符三年

四月己酉生於坤寧殿初名直封韓國公明年六
月進封京兆郡王崇寧元年二月甲午更名桓十
一月丁亥又改今名大觀二年正月進封定王政
和三年正月加太保五年二月乙巳立為皇太子
宣和七年十二月戊午

除開封收庚申受內禪

靖康元年

金天會四年

正月丁卯朔受羣臣朝賀退詣龍德

宮賀道君皇帝詔中外臣庶實封言得失 金監軍宗

望使奏於金主曰自郭藥師降益知宋之虛實請以為

燕京畱守及董才降益知宋之地里請任以軍事金主俱賜姓完顏氏皆給以金牌戊辰金宗弼取湯陰攻濬州內侍梁方平領兵在黃河北岸敵騎奄至倉卒奔潰時南岸守橋者望見金人旗幟燒斷橋纜陷沒凡數千人金兵因得不濟方平既遁何灌軍亦望風潰散守兵在河南者無一人初金人至邯鄲遣郭藥師爲前驅付以千騎藥師求益復以千騎與之藥師疾馳二百里質明遂至濬縣言州縣無備其後金人邀取金帛暴掠宮禁事皆藥師導之也已巳下詔親征令有司並依眞宗幸澶淵故事命吳玠爲親征行營副使許偃立從

事兵部侍郎李綱知開封府聶山爲參謀官團結兵馬
於殿前司 詔自今除授黜陟及恩數等事並參酌祖
宗舊制罷內外官司局所一百五處 以吳敏知樞密
院事吏部尚書李棣同知樞密院事是日聞瀋州不守
夜漏二鼓道君車駕東幸出通津門 朱勔放歸田里
責王黼爲崇信軍節度使永州安置賜李彥死仍籍其
家貲 庚午以兵部侍郎李綱爲尚書右丞東京留守
同知樞密院李棣副之聶山爲隨軍轉運使時從官以
遯事求見者皆非時賜對綱侍班延和殿中適宰執奏
事議欲奉鑾輿出狩襄鄧綱語知東上閤門事朱孝莊

曰有急切公事欲與宰執廷辨孝莊曰舊例未有宰執未遑而從官求對者綱曰此何時而用例也孝莊卽具奏詔引綱立於執政之末因啟奏曰聞諸道路宰執欲奉陛下出狩避敵果有之宗社危矣且道君皇帝以宗社之故傳位陛下今捨之而去可乎帝默然白時中曰都城豈可以守綱曰天下城池豈復有如都城者且宗廟社稷百官萬民所在捨此欲何之若能率厲將士慰安民心豈有不可守之理時內侍陳良弼領京城所自內殿出奏曰京城樓櫓剏修百未及一二又城東樊家岡一帶濠河淺狹決難保守願詳議之帝顧綱曰卿可

同蔡懋良弼往觀朕於此候卿綱詣東壁觀城濠回奏
延和殿帝顧問如何綱曰城堅且高樓櫓誠未備然所
以守不在此濠河唯樊家岡一帶以禁地不許開之誠
爲淺狹然可以精兵彊弩據也帝顧大臣曰策將安出
皆默然綱進曰今日之計莫如整厲士馬聲言出戰固
結民心相與堅守以待勤王之師帝曰誰可將者綱曰
朝廷平日以高爵厚祿富養大臣蓋將用之於有事之
日今白時中李邦彥等雖書生未必知兵然藉其位貌
撫馭將士以抗敵鋒乃其職也時中厲聲曰李綱莫能
出戰否綱曰陛下不以臣爲懦儻使治軍願以死報第

人微官卑恐不足以鎮服士卒帝問執政有何闕趙野以尚書右丞對時宇文粹中扈從東幸故也帝卽命除綱右丞時宰執猶守避敵之議綱曰臣今正謝猶服綠非所以示中外卽時賜袍帶并笏綱服之以謝且言方時艱難臣不敢辭帝入進膳賜宰執食於崇政殿門外庶再召對於福寧殿去畱之計猶未決也乃命綱枕爲畱守綱力陳所以不可去之意且言唐明皇聞潼關失守卽時幸蜀宗社朝廷碎於賊手累年後僅能復之范祖禹謂其失在不能堅守以待勤王之師今陛下初卽大位中外欣戴四方之兵不日雲集敵騎必不能久

畱捨此而去如龍脫於淵車駕朝發而都城夕亂雖臣
等畱守何補於事宗廟朝廷且將邱墟願陛下審思之
帝意願回而內侍王孝竭從旁奏曰中宮國公已行陛
下豈可畱此帝色變降榻曰卿等毋執朕將親往陝西
起兵以復都城決不可畱此綱泣拜俯伏以死請會燕
越二王至亦以固守爲然帝意稍定卽取紙書可回二
字用寶俾中使追還中宮國公顧謂綱曰朕今爲卿畱
治兵禦寇專以委卿綱受命與稅同出宿於尚書省中
夜帝復遣中使諭宰執欲詰旦決行質明綱入朝見禁
衛環甲乘輿服御皆已陳列六宮襍被將升車綱厲聲

謂禁衛曰爾等願以死守宗社乎願扈從以巡幸乎皆呼曰願以死守綱出與殿帥王宗澁等入見曰陛下已許臣畱今復戒行何也六軍之父母妻子皆在都城豈肯捨去萬一中道散歸陛下孰與爲衛且敵騎已逼彼知乘輿之去未遠以健馬疾追何以禦之帝感悟始命輟行綱傳旨語左右曰上意已定敢復有言去者斬因出傳旨禁衛皆拜伏呼萬歲 辛未御宣德門百官將士班樓前起居帝降輦勞問將士命李綱吳玠敘金人渝盟欲危宗社決策固守各令勉厲之意俾閣門官宣諭六軍將士皆感泣流涕於是固守之議始決賜諸軍

班直緡錢有差命綱爲親征行營使侍衛親軍馬軍都
指揮使曹瑁副之置司於大晟府辟置官屬賜鉅錢各
百萬朝議武功大夫以下及將校官詣宣帖三千道許
便宜從事 太宰兼門下侍郎白時中罷以李邦彥爲

太宰兼門下侍郎張邦昌爲少宰兼中書侍郎趙野爲

門下侍郎翰林學士承旨王孝迪爲中書侍郎同知樞

密院事蔡懋爲尚書左丞 壬申金人渡河（攷異金史作己巳請

軍渡河今從宋史遣使督諸路勤王兵入援 太學生陳東上

書曰臣竊知上皇已幸亳社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貫等

統兵二萬從行臣深慮此數賊遂引上皇迤邐南渡萬

一變生實可寒心蓋東南之地沃壤數千里其監司州縣官率皆數賊門生一時姦雄豪彊及市井惡少無不附之近除發運使宋喚是京子攸妻黨貫昨討方寇市恩亦眾兼聞私養死士自爲之備臣竊恐數賊南渡之後假上皇之威振臂一呼羣惡響應離開陛下父子事必有至難言者望速追數賊悉正典刑別選忠信可委之人扈從上皇如亳庶全陛下父子之恩以安宗廟帝然之 癸酉金宗望軍至京城西北屯牟駝岡天駟監芻豆山積異時郭藥師來朝得旨打毬於其間金人以至徑趣其所藥師導之也自金騎叩河梁方平焚橋而

遁金人不得遽渡取小舟能容數人者以濟凡五日騎
兵方絕步兵猶未集也旋濟旋行無復隊伍旣據半駝
岡獲馬二萬匹笑謂沈琯曰南朝可謂無人若以一二
千人守河我輩豈得渡哉是日金人攻宣澤門以火船
數十順流而下李綱臨城募敢死士二千人列布拐子
城下火船至摘以長鉤投石碎之又於中流排置樁木
及運蔡京家山石壘門道閒就水中斬獲百餘人迨旦
始定自帝御樓之後方治都城四壁守具以百步法分
兵備禦每壁用正兵萬二千餘人而保甲居民廂軍之
屬不與焉修樓櫓挂氈幕安礮座設弩牀運輓石施燎

炬垂欄木備火油凡防守之具畢備四壁各以從官宗室武臣爲提舉官諸門皆以中貴大小使臣分地而守又團結馬步軍四萬人爲前後左右軍中軍八千人有統制統領將領隊將等日肄習之以前軍居通津門外護延豐倉倉有豆粟四十餘萬石其後勤王之師集城外者賴之以濟後軍居朝陽門占樊家岡使金騎不敢近而左右中軍居城中以備緩急自五日至八日治戰守之具麤畢而敵兵抵城下矣以駕部員外郎鄭望之充軍前計議使親衛大夫高世則副之望之奉命卽行少頃金亦遣吳孝民來舉轍與望之遙相揖約孝民

至城西相見是夜望之等縋城下入何灌帳中孝民亦至言欲割大河爲界副以犒軍金帛望之與辯論久之孝民不荅遂與望之俱來甲戌望之入奏使事遄引見金使孝民言願遣親王宰相到軍前議和帝顧宰執未有對者李綱請行帝不許命李枕奉使望之世則副之宰執退綱獨畱問所以不遣之旨帝曰卿性剛不可以往綱對曰敵氣太銳吾大兵未集固不可以不和然所以和者得策則中國之勢遂安不然禍患未已宗社安危在此一舉李枕柔懦恐誤國事因言敵人貪婪無厭又有燕人狡獪以爲之謀必且張大聲勢過有邀求如

朝廷不爲之動。搢置合宜。彼當戢斂而退。若朝廷震懼一切與之。彼知中國無人。益肆覬覦。憂未已也。綱旣還。枕與望之再對。帝許增歲幣三五百萬兩。免割地。次論及犒軍。許銀三五百萬兩。又命枕押金一萬兩及酒果。賜宗望使人。至宗望南嚮坐。見之。遣燕人王汭等傳道。語言謂都城破在頃刻。所以斂兵不攻者。爲趙氏宗社也。議和所須。犒師金銀絹采各以千萬計。馬駝驢騾之屬。各以萬計。尊其國主爲伯父。凡燕雲之人在漢者。悉歸之。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之地。又以親王宰相爲質。枕等不敢有言。第曰。有皇帝賜到金萬兩及酒果。宗望

令吳孝民受之夜宿孳生監金人遣蕭三寶努等來言
南朝多失信須一親王爲質割地必以河爲界望之但
許增歲幣三百萬三寶努不悅而退是日金人移壁開
遠門以吏部尚書唐恪同知樞密院事乙亥李綱
方入對外報敵攻通天景陽門一帶甚急帝命綱督將
士捍禦綱請禁衛班直善射者千人以從敵方渡壕以
雲梯次城班直乘城射之皆應弦而倒將士無不賈勇
近者以手礮欄木擊之遠者以神臂弓射之又遠者以
牀子弩坐礮及之而金人有乘筏渡壕而溺者有登梯
而墜者有中矢石而踣者紛紛甚眾又募壯士數百人

繩城而下燒雲梯數十座斬獲酋首數十級敵又攻陳
橋封邱衛州等門矢集城上如蝟毛網登城督戰帝遣
中使勞問手割袞諭給內庫酒銀碗采絹等以頒將士
人皆歡呼自卯至未申閒殺獲凡數千乃退武泰軍節
度使何灌死之 金游騎四出抄掠畿縣唯東明太康
雍邱扶溝鄆陵僅存金人恥小邑不破再益騎三千急
攻東明京東將董有鄰率眾拒之斬首十餘級鄭望之
等在金營宗望約見之引李鄴沈瑄於其坐後需金五
百萬兩銀五十萬兩牛馬萬匹衣緞百萬匹割太原中
山河閒三鎮地并宰相親王爲質出玉帶玉篋刀名馬

各一遣蕭三寶努耶律忠王汭來獻夜到驛枕望之入
對福寧殿具奏所言帝令與大臣言之是日燕山都監
武漢英知信德府楊信功及李鄴沈琯等竝歸自敵營
丙子避正殿減常膳 詔括偕私家金銀有敢隱庇
轉藏者竝行軍法倡優則籍其財得金二十萬兩銀四
百萬兩而民間已空 中書省言中山太原河間府并
屬縣及以北州軍已於誓書議定交割如有不肖聽從
之處卽將所毘州府令歸金國從之命降詔三鎮 時
肅王樞及康王構居京師帝還朝康王入毅然請行曰
敵必欲親王出質臣爲宗社大計豈應辭避卽以爲軍

前計議使張邦昌高世則副之詔稱金國加大字命引
康王詣殿閣見宰執李稅曰大金恐南朝失信故欲親
王送至河耳王正色曰國家有急死亦何避聞者悚然
丁丑宰執進呈金人所須之目李綱力爭謂犒師金
幣其數太多雖竭天下之財且不足況都城乎太原河
閒中山國家屏蔽號爲三鎮其實十餘郡地塘濶險阻
皆在焉割之何以立國又保塞翼祖順祖僖祖陵寢所
在子孫柰何與人至於遣使宰相當往親王不當往今
日之計莫若擇使姑與之議所以可不可者金幣之數
令有司會計少遲數日大兵四集彼以孤軍深入重地

勢不能久畱必求速歸然後與之盟則不敢輕中國而和可久也宰執議不合綱因求去帝慰諭曰卿第出治兵益固城守此事當徐議之綱復曰金人所須宰執欲一切許之不過欲脫一時之禍它日付之何人陛下願更審處恐後悔無及帝不聽卽以誓書授李鄴往綱尚畱三鎮詔書不遣冀少遲延以俟勤王兵集徐爲後圖也庚辰張邦昌從康王詣金營自午至夜分始達時勤王之師踵至口或數萬人四壁各置統制官糾集給芻糧授器甲立營寨圍隊伍皆行營司主之辛巳道君幸鎮江以兵部尚書路允迪僉書樞密院事金

人破陽武縣知縣蔣興祖死之興祖立興人也 壬午
大風走石竟日乃止 統制官馬忠以京西募兵至遇
金人於順天門外乘勢擊之殺獲甚眾范瓊將萬騎自
京東來營於馬監之側王師稍振初勤王兵未集金人
氣驕甚橫行諸邑旁若無人至是始懼游騎不敢旁出
自京城以南民稍奠居矣 甲申省廉訪使者官罷鈔
旁定貼錢及諸州免行錢以諸路贍學戶絕田產歸常
平司 丁亥河北河東路制置使种師道武安軍承宣
使姚平仲以涇原秦鳳兵至初師道被詔勤王聞命卽
行過姚平仲有步騎七千與之俱北至雒陽聞宗望已

屯京城下或言敵勢方銳願少駐汜水以謀萬全師道
曰吾兵少若遲回不進形見情露祇取辱耳今鼓行而
前彼安能測我虛實都人知吾來士氣自振何憂敵哉
揭榜沿道言种少保領西兵百萬來遂趨汴水南逕逼
金營金人懼徙砦稍北斂游騎但守牟駝岡增壘自衛
時師道年高天下稱爲老种帝聞其至喜甚開安上門
命李綱迎勞時已議和入見帝問曰今日之事卿意如
何對曰金人不知兵豈有孤軍深入人境而能善歸乎
帝曰業已講和矣對曰臣以軍旅之事事陛下餘非所
敢知也李綱言於帝曰勤王之師漸集兵家忌分非節

制歸一不能濟願敕師道平仲兩將聽臣節制帝不聽
曰師道老而知兵且職位已高與卿同官替曹暉可也
於是別置宣撫使令師道爲之以平仲爲都統制應四
方勤王兵並隸宣撫司又撥前後軍之在城者屬之而
行營司所統者獨左右中軍而已帝屢申飭兩司不得
侵紊而節制旣分不相統壹宣撫司所欲行者往往託
以機密不復關報自是權始分 辛卯開封府言故太
傅王黼行至雍邱縣南二十里輔固邨爲盜所殺百姓
遂謂之負國邨詔籍其貲小人乘隙爭入黼第掠取絹
七千餘匹錢三十餘萬緡四壁蕩然先是吳敏李綱請

誅黼事下開封府聶山山方挾宿怨遣武士戕之民家
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盜殺之議者以不正天
討爲失刑云 癸亥大霧四塞李綱李邦彥吳玠种師
道姚平仲折彥質同對於福寧殿議所以用兵者綱奏
曰金人張大其勢然兵實不過六萬又大半皆奚契丹
渤海部落吾勤王之師集城下者二十餘萬固已數倍
之矣彼以孤軍入重地猶虎豹自投檻穽中當以計取
之不可與角一旦之力爲今之策莫若扼關津絕糧道
禁抄掠分兵以復畿北郡邑俟彼游騎出則擊之以重
兵臨敵營堅壁勿戰如周亞夫所以困七國者待其糧

盡力疲然後以將帥檄取誓書復三鎮縱其北歸中渡而後擊之此必勝之計也帝然之甲午太學生陳東言昨聞道路之言曰高傑近收其兄侏伸等書報上皇初至南京不欲前邁復爲蔡京童貫朱勔等挾之而去迨至泗州又詐傳上皇御筆令高侏守禦浮橋不得南來遂挾上皇渡淮以趨江浙斥回隨駕衛士至於攀望慟哭童貫遂令親兵引弓射之衛士中矢而踣者凡百餘人問侏父子兄弟在旁僅得一望上皇君臣相顧泣下意若有所言者而羣賊之黨徧滿東南皆平時陰結以爲備者一旦乘勢竊發控持大江之險東南郡縣必

非朝廷有陛下何爲尚不忍於此得非梁師成陰有營謀而然邪師成威聲氣燄震灼中外國家至公之選無如科舉之取士而師成乃薦其門吏使臣儲宏廷試賜第仍令備役宣和六年春親第進士其中百餘人皆富商豪子每名所獻至七八千緡又勅置北司以聚不急之務專領書藝局以進市井游手無賴之輩濫恩橫賜糜費百端師成之惡如此而至今不去羣賊倚爲奧援陛下雖欲大明誅賞胡可得哉乙未詔暴師成朋附王黼之罪責授彰化軍節度副使遣使臣押赴貶所行至八角鎮賜死初王黼嘗爲鄆王楷陰畫奪宗之計師成

力保護太子得不動搖及道君東幸嬖臣多從以避罪
師成自以舊恩畱京師至是陳東疏其罪布衣張炳亦
以爲言遂貶死 帝以金人索金鉅數至多欲取禁中
珠玉以充折令聚置宣和殿是日李梲鄭望之入對命
閱所列珠玉悉津至金營 二月丁酉朔李梲鄭望之
至金營金人先遣梲歸是夜宣撫司都統制姚平仲率
步騎萬人劫金營以敗還按異金史作姚平仲兵四十萬來襲宗望營敗之此夸大
之辭耳趙姓之遺史作兵七千東都事略作步騎萬人今從事略 初神師道以三鎮不
可棄城下不可戰朝廷固堅守和議俟姚古來兵勢益
甚然後使人往諭金人以三鎮係國家邊要決不可割

寧以其賊入增作歲幣庶得和好久遠如此三兩返勢
須逗遛半月重兵密邇彼必不敢遠去劫掠孳生監糧
草漸竭不免北還俟其過河以騎兵尾襲至眞定中山
兩鎮必不肖下彼腹背受敵可以得志會李綱主平仲
之謀師道言卒不用平仲古之養子也帝以其驍勇屢
召對內殿賜予甚厚許以成功當受節鉞平仲議欲夜
叩金營生擒宗望奉康王以歸而其謀泄金先事設備
故反爲所敗致異靖康前錄云姚平仲初一日劫寨之
謀二十八日已徧傳於都下至期出師將
士不知所往平仲遣王通爲先鋒驅五百敢死士直抵
敵營劫二寨皆空至第三寨賊已持滿執槌以待之前
軍殊死戰多溺於溝中西將陳開死之案前錄所述自
相矛盾既云徧傳都下何以又云將士不知所往趙

之遺史又云植三大旂於開寶寺旁書爲御前報捷疑
皆過甚之辭蓋是役以謀泄而敗事後多歸咎也今不
取金人以是責康王張邦昌恐懼涕泣王不爲動李綱
會行營左右軍將士質明出景陽門與金人鏖戰於幕
天坡斬獲甚眾復攻中軍綱親率將士以神臂弓射卻
之師道復言劫寨已誤然兵家亦有出其不意者今夕
再遣兵分道攻之亦一奇也如猶不勝然後每夕以數
千人擾之不十日敵人遁矣李邦彥等畏懦不能用帝
滿意平仲必成功旣而失利宰執臺諫交言西兵勤王
之師及親征行營司兵爲敵所殲無復存者帝大驚有
詔不得進兵遂罷綱尚書右丞親征行營使以蔡懋代

之因廢行營使司止以守禦使總兵事蓋欲罪綱以謝
諒也 己亥李綱詣崇政殿求對既至殿門聞罷命乃
退處浴堂待罪蔡懋會同行營司兵所失才百餘人而
西兵及勤王之師折傷千餘人餘竝如故是夕帝降親
筆勞綱賜白金五百兩錢五十萬且令吳敏諭復用之
意綱感泣以謝 宗望遣王汭來問舉兵之故辛丑遣
資政殿大學士宇文虛中知東上閤門使王侁使金軍
時虛中聞京師急馳歸收拾輜卒得東南軍兵二萬人
以便宜起李邈領之令駐汴河會姚平仲失利援兵西
來者皆潰虛中繼而入城帝欲遣使辯劫營非朝廷意

且將加罪其人仍就迎康王大臣皆不欲行虛中承命
慨然而往 是日太學生陳東率諸生數百人伏宣德
門下上書曰李綱奮勇不顧以身任天下之重所謂社
稷之臣也李邦彥白時中張邦昌趙野王孝迪蔡懋李
杲之徒庸繆不才忌嫉賢能動爲身謀不恤國計所謂
社稷之賊也陛下拔綱爲執政中外相慶而邦彥等疾
如仇讎恐其成功因緣沮敗歸罪於綱夫一勝一負兵
家常勢豈可遽以此傾動任事之臣且邦彥等必欲割
地曾不思河北實朝廷根本無三關四鎮是棄河北也
棄河北朝廷能復都大梁乎又不知割地之後邦彥等

能保金人不復改盟否也竊思敵兵南向大梁不可都
必將遷而之金陵則自江以北非朝廷有況金陵正處
童貫蔡攸朱勔等往來變亂雖欲遷而都之又不可得
陛下將於何地奠宗社邪邦彥等不爲國家長久計又
欲沮綱成謀以使私憤罷命一傳兵民騷動至於流涕
咸謂不日爲敵擒矣罷綱非特墮邦彥等計中又墮敵
計中也乞復用綱而斥邦彥等且以間外付种師道宗
社存亡在此一舉書奏軍民不期而集者數萬人會邦
彥退朝眾數其罪謾罵且欲毆之邦彥疾驅以免帝令
中人傳旨可其奏有欲散者眾闕然曰安知非僞邪須

見李右丞種宣撫復用乃還吳敏傳宣云李綱用兵失利不得已罷之俟金人稍還令復職眾猶莫肯去方掘壞登聞鼓喧呼動地開封尹王時雍至謂諸生曰脅天子可乎胡不還諸生應之曰以忠義脅天子不愈於以姦佞脅之乎復欲前毆之時雍逃去殿帥王宗濤恐生變奏帝勉從之帝乃遣耿南仲號於眾曰已得旨宣李綱矣內侍朱拱之宣綱後期眾嚮而磔之并殺內侍數十人綱惶懼入對泣拜請死帝卽復綱右丞充京城四壁守禦使綱固辭帝不許俾出外宣諭眾又願見種師道詔促師道入城彈壓師道乘車而至眾褰簾視之曰

果我公也始相率聲喏而散 壬寅追封范仲淹魏國
公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除元祐學術黨籍之禁
一 范固宮觀可以與民者 詔誅士民殺內侍爲首
者禁伏闕上書王時雍欲盡致太學諸生於獄人人惴
恐會朝廷將用楊時爲祭酒遣哥昌詣學宣諭然後定
昌卽山也帝嘗以其有周昌抗節之義故改名昌 癸
卯以著作佐郎沈晦從皇弟肅王樞使金軍 以徐處
仁爲中書侍郎宇文虛中簽書樞密院事蔡懋罷 乙
巳康王及宇文虛中張邦昌還自金營宗望欲還師遣
韓光裔來告辭帝遣虛中齎李綱所畱割三鎮詔書以

往初金人攻城蔡懋禁不得輒施矢石將士積憤及李綱復用下令能殺敵者厚賞眾無不奮躍金人稍有懼心既得三鎮詔書又肅王爲質遂不俟金幣數足引兵北去京師解嚴

攷異金史作己亥師還東都事略作丁未金人還師今從宋史本紀種師

道請乘金人半濟擊之帝不許師道曰異日必爲中國

患御史中丞呂好問言於帝曰金人得志益輕中國秋

冬必傾國復來禦敵之備當速講求不聽 丙午以康

王構爲太傅靜江奉寧軍節度使 省明堂班朔布政

官 丁未日有兩珥 戊申赦天下詔諭士民自今庶

事竝遵用祖宗舊制凡蠹國害民之事一切寢罷 遣

王使金軍迎肅王 己酉罷宰執兼神霄玉清萬壽宮使 詔用祖宗故事擇武臣得軍心者爲同知僉書樞密院邊將有威望者爲三衙 以金人講和詔官民皆嘗附金而復歸本朝者各還其鄉國 李綱言遼以之役雖與遼人盟約及其還也猶遣重兵護送之蓋其無所忌憚肆行擄掠故也金人之去三日矣初謂以船筏渡河今繫橋濟師一日而畢盡遣大兵用以防故事護送之帝可其請於是分遣將士以卒萬餘數道並進且戒諸將度便利可擊卽擊之將士受命踴躍以行而宰相咎綱盡遣城下兵追敵恐倉卒無措急徵諸

將已追及金人於邢趙間遽得還師之命無不扼腕比
綱力爭復追而將士解體矣 庚戌李邦彥罷以張邦
昌爲太宰兼門下侍郎吳敏爲少宰兼中書侍郎李綱
知樞密院事耿南仲爲尚書左丞李棨爲尚書右丞
辛亥詔監察御史言事如祖宗法 宇文粹中罷知江
寧府 癸丑种師道罷爲中太一宮使中丞許翰言師
道名將沈毅有謀不可使解兵柄帝謂其老難用翰曰
秦始皇老王翦而用李信兵辱於楚漢宣帝老趙充國
而卒能成金城之功自呂望以來以老將收功者難一
二數師道智力未衰雖老可用也帝不納翰又言金人

此去存亡所繫當令一大創使失利去則中原可保四
夷可服不然將來再舉必有不救之患宜遣師道邀擊
之帝亦不聽始帝使翰見師道師道不語翰曰國家有
急詔許來訪所疑公勿以書生之故不肯言師道乃曰
我眾彼寡但分兵結營控守要地使彼糧道不通坐以
持久可破也翰深服之 癸丑澤州言金宗翰兵次高
平初宗翰聞宗望議和亦遣人來索賂宰相以勤王兵
大至拘其使而不與宗翰怒乃分兵破忻代折可求以
麟府兵劉光世以鄜延兵援河東皆爲所敗遂圍太原
月餘不能下適平陽義軍叛去攻破威勝軍遂引金人

入南北關破隆德府知府張確通判趙伯臻司錄張彥
適死之確邠州宣祿人初道君卽位應詔上書言十事
乞誅大姦退小人進賢能開禁錮起老成擢忠鯁息邊
事修文德廣言路容直諫及守隆德聞金人南下表言
河東天下根本無河東豈恃秦不可守汴亦不可都矣
若得秦兵十萬人猶足以抗敵書累上不報金兵至確
乘城固守金人知城中無備諭使降確曰確守土臣當
以死報國頭可斷腰不可屈也乃戰而死金人次高平
舉朝震懼命統制官郝懷將兵一萬屯河陽扼太行琅
車之險以种師道爲河北宣撫使駐滑州以姚古爲制

遣使總兵援太原以种師中爲制置副使援中山河閒
諸郡 贈右正言陳瓘爲右諫議大夫 甲寅侍御史
孫覲言蔡京四任宰相前後二十年挾繼志述事之名
建蠱國害民之政祖宗法度廢移幾盡託豐亨豫大之
說倡窮奢極侈之風而公私蓄積埽蕩無餘立御筆之
阬以陰壞封駁之法置曲學之科以杜塞諫爭之路汲
引羣小充滿要塗禁錮忠良悉爲朋黨閹門混濁父子
喧爭廝役官爲橫行媵妾封爲大國欺君罔上挾數任
情書傳所記老姦巨惡未有如京比者上皇屢因人言
灼見姦狀凡四罷免而凶焰益肆覆出爲惡怨氣充塞

上干陰陽人心攜離上下解體於是敵人乘虛鼓行如蹈無人之境陛下赫然威斷貶斥王黼等大正典刑如京之惡豈可獨貸又言方王師之伐北也童貫蔡攸爲宣撫提數十萬之師挫於殘遼淹留彌歲卒買空城乃以恢定故疆冒受非常之寵肅后納款其使韓昉見貫攸於軍中卑辭折衷欲損歲幣以復舊好此安危之機也乃叱昉使去昉大呼於庭告以必敗今數州之地悉非我有而國用民力從而竭矣迨金人結好則又招納叛亡反覆賣國造怨結禍使敵人因以藉口前年秋貫以重兵屯太原欲取雲中之地卒無尺寸功去年冬貫

復出太原金人入塞貫實促之攸見邊報警急貫遁逃
以還漫不經意玩兵縱敵以至於此迨敵人長驅震驚
都邑貫攸一旦攜金帛盡室遠去曾無同國休戚之意
貫攸之罪上通於天願陛下早正典刑以爲亂臣賊子
之戒詔責授京守祕書監分司南京致仕河南府居住
貫左衛上將軍致仕池州居住攸太中大夫提舉亳州
明道宮 丙辰有二流星一出張宿入濁漫一出北河
入軫 辛酉梁方平坐棄河津伏誅 門下侍郎王孝
迪罷命給事中王雲等使金 乙丑御殿復膳 丙寅
下哀痛之詔於陝西河東 童貫等從道君南幸聞都

城受圍乃止東南郵傳及勤王之師道路籍籍言貫等爲變朝廷議遣聶昌爲發運使往圖之李綱曰使昌所圖果成震驚太上此憂在陛下萬一不果是數人者挾太上於東南求劔南一道陛下將何以處之莫若罷昌之行請於太上去此數人自可不勞而定帝從之是月海濱王家奴誣其主欲亡去金主命誅其首惡餘悉杖之三月丁卯朔遣徽猷閣待制宋煥奉表道君皇帝行宮詔帝從言事詔非三省樞密使所奉旨諸司不許奉行罷川路歲所遣使戊辰李枕罷爲鴻慶宮使己巳張邦昌罷爲中太一宮使以徐處仁爲

太宰兼門下侍郎唐恪爲中書侍郎翰林學士何臬爲
尚書右丞御史中丞許翰同知樞密院事帝嘗問處仁
割三鎮是否處仁言不當棄與吳敏議合敏薦處仁可
相遂拜太宰時進見者多論宣和閒事恪言於帝曰革
弊當以漸空擇今日之所急者先之而言者不顧大體
至毛舉前事以快一時之憤豈不傷太上之心哉京攸
貫黼之徒旣從竄斥姑可已矣它日邊事旣定然後白
太上請下一詔與天下共棄之誰曰不可帝曰卿論甚
善爲朕作詔書以此意布告在位 庚午僉書樞密院
事宇文虛中罷知青州以言者劾其議和之罪也 癸

酉命趙野爲道君皇帝行宮奉迎使 丙子改擴景園
爲寧德宮 錄司馬光後 壬午詔曰朕承道君皇帝
付託之重十有四日金人之師已及都城大臣建言捐
金帛割土地可以紓禍賴宗社之靈守備弗缺久乃退
師而金人要盟終弗可休今肅王渡河北去未還宗翰
深入南破隆德未至三鎮先敗元約及所過殘破州縣
殺掠士女朕夙夜追咎何痛如之已詔元主和議李邦
彥奉使許地李稅李鄴鄭望之悉行罷黜又詔种師道
姚古种師中往援三鎮朕唯祖宗之地尺寸不可與人
且保塞陵寢所在誓當固守不忍陷三鎮二十州之民

以儉頃刻之安與民同心永保疆土播告中外使知朕
意仍割與三鎮帥臣 种師中以兵渡河上言宗翰在
澤州臣欲由邢相閃捷出上黨擣其不意當可以逞朝
廷疑不用宗望攻中山河閒兩鎮皆固守不下師中因
進兵以逼之宗望遂北還 癸未遣李綱迎道君皇帝
於南京以徐處仁爲禮儀使時用事者言道君將復辟
於鎮江人情危駭旣而太上皇后先還或謂后將由端
門入直禁中內侍輩頗勸帝嚴備帝不從旣而道君還
至南京以書問改革政事之故且召吳敏李綱或慮道
君意不可測綱曰此無它不過欲知朝廷事耳綱詣行

宮具道皇帝聖孝思慕請陛下早還京師道君詢近日都城攻圍守禦次序具以實對道君曰敵退師方在河何不邀擊綱曰以肅邸在敵營故道君曰爲宗社計豈復論此因及行宮止遞角等事綱曰當時恐金人知行宮所在非有它也因言皇帝每得詰問之詔輒憂懼不食臣竊譬之家長出而彊寇至子弟之任家事者不得不從宜措置長者但當以其能保田園大計而慰勞之苟誅及細故則爲子弟者何所逃其責耶皇帝傳位之初適當彊敵來侵不得不小有變更陛下回鑒臣謂宜有以大慰皇帝之心勿問細故可也道君感悟出玉帶

金魚象簡賜網且口卿捍守宗社有大功若能調和父

子閒使無疑阻當遂垂名青史綱還具言道君意帝始

釋然

金使尼楚赫

舊作鉅木可今改

圍太原宗翰還西京宗

望罷常勝軍給還燕人田業命將士分屯安肅雄霸廣
信之境 乙酉迎道君皇帝於宣春苑太后入居寧德

宮

丙戌知中山府詹度爲資政殿太學士知太原府

張孝純知河閒府陳遘竝爲資政殿學士知澤州高世

由直龍圖閣賞城守之勞也

丁亥朝於寧德宮詔扈

從行宮官吏候還京日優加賞典除有罪之人迫於公

議已行遣外餘令臺諫勿復用前事糾言

庚寅姚古

復隆德府辛卯復威勝軍 壬辰有流星出紫微垣

甲午以戶部侍郎錢蓋爲陝西制置使 監察御史胡

舜陟言陛下踐阼之初放朱勔於田里天下稱頌然典

刑未正士論籍籍詔勔安置廣南籍沒其財產 命陳

東初品官賜同進士出身東辭不拜而歸 乙未詔金

歸朝官民未發遣者止之 左司諫陳公輔奏乞竄逐

蔡京以慰天下公議制京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

府安置子攸前去省侍 夏四月戊戌夏人破鎮威城

擲知城事朱昭闔門死之昭府谷人也初金宗翰遣使

與國許割天德雲內金肅河清四軍及武州等八館之

地約攻麟州以牽河東之勢夏人遂渡河取四軍八館之地因攻鎮威城昭力戰而敗乃盡殺其妻子納尸井中復帥士搏戰死城遂破旣而金將希尹以數萬騎陽爲出獵奄至天德逼逐夏人悉奪有其地夏人請和金人執其使 已亥道君皇帝至自南京帝迎於都門道君將至宰執進迎奉儀注耿南仲議欲屏道君左右車駕乃進李綱言天下之理誠與疑明與闇而已自誠明推之可至於堯舜自疑闇推之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耿南仲不以堯舜之道輔陛下乃闇而多疑南仲怫然曰臣適見左司諫陳公輔乃爲李綱結士民伏闕者乞下

御史置對帝愕然綱曰臣與南仲所論國事也南仲乃爲此言願以公輔事下吏因求去帝不允 壬寅朝於

龍德宮 癸卯立長子諡爲皇太子〔攷異〕東都事略作丁酉朔立大寧郡

王諡爲皇太子今從宋史 以耿南仲爲門下侍郎 乙巳置春秋

博士 戊申置詳議司於尚書省討論祖宗法度 己

酉乾龍節羣臣上壽於紫宸殿 庚戌門下侍郎趙野

罷 壬子知應天府杜充改知隆德府 金宗望遣賈

霆冉企弓與王球俱來時球至中山望都縣追及肅王

宗望以三鎮未下復令王回故遣霆等來議 癸丑詔

開經筵 封太師沂國公鄭紳爲樂平郡王 御史中

丞陳過庭言蔡京王黼童貫造爲亂階均犯大惡然竄
殛之刑獨加於黼而京貫止於善地安置罪同罰異乃
詔京移衡州安置貫責授安化軍節度副使郴州安置
臣僚又言朱勔父子皆衡州一處安置典刑未正詔
勔移韶州羈管子汝賢姪汝楫等竝各州居住 令吏
部稽攷庶官凡由楊戩李彥之公田王黼朱勔之應奉
童貫西北之師孟昌齡河防之役夔蜀湖南之開疆闢
陝河東之改幣及近習所引獻頌可采特赴殿試之流
所得爵賞悉奪之 甲寅种師道加太尉同知樞密院
事河北河東路宣撫使 乙卯詔自今假日特坐百司

毋得休務 丙辰詔有告姦人妄言金人復至以恐動
居民者賞之 己未復以詩賦取士禁用莊老及主安
石字說 种師道薦河南尹焞德行召至京師不欲留
賜號和靖處士遣還戶部尚書梅執禮禮部侍郎邵溥
中丞呂好問中書舍人胡安國合奏焞言動可以師法
器識可以任大乞擢用之不報 壬戌詔親擢臺諫官
宰執勿得薦舉著爲令 追政和以來道官處士先生
封贈奏補等敕書 癸亥詔蔡京童貫朱勔蔡攸等久
稽典憲眾議不容京可移韶州貫移英州勔移循州攸
責授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勔子孫分送湖南 甲子令

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已上舉曾
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者人二員 東兵正
將古沆與金人戰於交城縣死之 乙丑詔三衙并諸
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并豪俊奇傑眾所推
服堪充制將領者各五名 五月丙寅朔朝於龍德宮
令提舉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聞 丁卯詔天
下有能以財穀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戊辰
國子祭酒楊時上言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爲
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
孔子廟庭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敗之安石挾管商之

術飾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說以塗學者耳目而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卽一二事明之管神宗嘗稱美漢文不作露臺安石乃言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過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朱勔以應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實安石自奉之說啟之也其釋鳧鷖之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爲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爲侈詩之所言正謂能持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耳

安石獨倡爲此說以啟人主之侈心後蔡京輩遂輕費
妄用以侈靡爲事安石邪說之害如此伏望追奪王爵
毀去配享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爲學者之惑疏奏詔罷
安石配享降居從祀之列時諸生習用王氏之學以取
科第忽聞時言目爲邪說羣論籍籍於是中丞陳過庭
諫議大夫馮澥上疏詆時乃罷時祭酒詔改給事中時
力辭遂以徽猷閣待制致仕時居九十日凡所論列皆
切於世道而其大者則關王氏排和議論三鎮不可棄
云 辛未監察御史余應求坐言事迎合大臣罷知衛
州 甲戌曲赦河北路 丁丑制置副使种師中與金

人戰於榆次縣死之時太原圍不解詔師中由井陘與姚古掎角師中進次平定軍乘勝復壽陽榆次等縣畱屯真定宗翰之還西京也畱兵分就畜牧覘者以爲將北走告於朝許翰信之數遣使趣師中出戰責以逗撓師中歎曰逗撓兵家大戮也吾結髮從軍今老矣忍受此爲罪乎卽日辦嚴約姚古及張顥俱進而輜重賞犒之物皆不暇從行師中抵壽陽之石坑爲金將完顏和尼舊作活女今改所襲五戰三勝回趨榆次至殺熊嶺去太原百里姚古將兵至威勝統制焦安節安傳宗翰將至故古與顥皆失期不會師中兵飢甚敵知之悉眾攻右軍

右軍潰而前軍亦奔師中獨以麾下死戰自卯至巳士卒發神臂弓射遼金人而賞賚不及皆憤怨散去所畱才百人師中身被四創力疾鬪死師中老成持重爲時名將旣死諸軍無不奪氣金乘勝進兵迎古遇於盤陀古兵潰遼休隆德事聞贈師中少師 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高休卒詔追削其官 辛巳損太官日進膳 甲申罷詳議司 壬辰詔天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乙未詔姚古援太原 六月丙申朔以道君皇帝還朝御紫宸殿受羣臣朝賀 高麗國王王楷稱藩於金 詔諫官極論得失右正言崔鵬上疏曰詔書令諫臣直論得

失以求實是臣以爲數十年來王公卿相皆自蔡京出
要使一門生死則一門生用一故吏逐則一故吏來更
持政柄無一人立異無一人害己者此京之本謀也安
得實是之言聞於陛下哉而諫議大夫馮澥近上章曰
士無異論太學之盛也澥尚敢爲此姦言乎王安石除
異己之人著三經之說以取士天下靡然雷同陵夷至
於大亂此無異論之效也京又以學校之法馭士人如
軍法之馭卒伍一有異論累及學官若蘇軾黃庭堅之
文范鎮沈括之雜說悉以嚴刑重賞禁其收藏其苛鉗
多士亦已密矣而澥猶以爲太學之盛欺罔不已甚乎

章惇蔡京倡爲紹述之論以欺人主紹述一道德而天下
一於詔佞紹述同風俗而天下同於欺罔紹述理財
而公私竭紹述造士而人材衰紹述開邊而塞塵及闕
矣元符應詔上書者數千人京遣腹心攷定之同已爲
正異已爲邪解與京同者也故列於正京之術破壞天
下已極尚忍使其餘蠱再破壞邪京姦邪之計大類王
莽而朋黨之眾則又過之願斬之以謝天下初鷗以上
書邪等屏去十餘載及帝卽位起爲右正言至是極論
時政忽得攀疾不能行固求去乃予祠命下而卒 戊
戌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以知樞密院事李

綱爲河北河東路宣撫使援太原京師自金兵退上下
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上備邊禦敵八策不
見聽用每有議復爲耿南仲等所沮及姚古种師中敗
潰种師道以病匈奴歸南仲等請棄三鎮綱言不可乃以
綱爲宣撫使劉韜副之以代師道又以解潛爲制置副
使以代姚古綱言臣書生實不知兵在圍城中不得已
爲陛下料理兵事今使爲大帥恐誤國事因拜辭不許
退而移疾堅乞致仕章十餘上亦不允臺諫言綱不可
去朝廷帝以其爲大臣游說斥之或謂綱曰公知所以
遣行之意乎此非爲邊事欲緣此以去公則都人無辭

耳公不起上怒且不測奈何許翰復書杜郵二字以遺
綱綱不得已受命帝手書裴度傳以賜之綱言寇攘外
患可除小人在朝難去因書裴度論元稹魏洪簡章疏
以進時宣撫司兵僅萬二千人綱請鉅絹錢各百萬僅
得二十萬庶事皆未集綱乞展行期御批以爲遷延拒
命趣召數四綱入對帝曰卿爲朕巡邊便可還朝綱曰
臣之行無復還理臣以愚直不容於朝使既行之後無
有沮難則進而死敵臣之願也萬一朝廷執議不堅臣
自度不能有爲卽當求去陛下宜察臣孤忠以全君臣
之義帝爲感動陞辭又爲帝道唐恪聶昌之姦任之必

誤國言甚激切 太白犯歲星 壬寅詔今日政令唯
尊奉上皇詔書修復祖宗故事羣臣庶士亦當講孔孟
之正道察王安石舊說之不當者羽翼朕志以濟中興
癸卯以鎮西軍承宣使王稟爲建武軍節度使錄堅
守太原之功也 甲辰僉書樞密院事路允迪罷爲醴
泉觀使 乙巳左司諫陳公輔責監合州酒務公輔居
職敢言耿南仲指爲李綱之黨公輔因自列且辭位復
言李綱書生不知軍旅遣援太原乃爲大臣所陷後必
敗時宰益怒故有是責 庚戌金宗望獻所獲三象
壬子天狗墜地有聲如雷 丙辰太白熒惑歲鎮四星

叛於張 庚申金以宗望爲右副元帥將士遷賞有差
辛酉熙河都統制焦安節坐不法李綱斬之 壬戌
姚古坐擁兵逗遛貶爲節度副使安置廣州 是夕彗
出紫微垣長數丈北拂帝座埽文昌大臣有謂此乃金
人將衰非中國之憂者提舉禮泉觀譚世勛面奏垂象
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宜惑其諛說 詔除民間疾苦
十七事 金遣知制誥韓昉使高麗責誓表高麗人對
曰小國事遼宋二百年無誓表未嘗失藩臣禮今事大
國當與事遼宋同禮而屢盟長亂聖人所不與必不敢
用誓表昉曰貴國必欲用古禮古者帝王巡狩諸侯朝

於方岳今天子方事西狩則貴國當從朝會矣高麗人
不能對乃曰徐議之昉曰誓表朝會一言決耳於是高
麗乃進誓表如約昉還貝勒宗幹大悅曰非卿誰能辦
此因謂執事者曰自今出疆之使皆宜擇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